

伪

物

语

上

西尾维新

张钧尧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西尾维新

伪



物藏书

语

上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物语.上/(日)西尾维新著;张钧尧译.一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13-8

I. ①伪… II. ①西…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1427 号

《NISEMONOGATARI(JOU)》

© NISIOISIN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Illustrations by Kaori Fujit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KODANSH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147

责任编辑:李霞
策划编辑:李殷 王皎娇
封面设计:汪佳诗

伪物语.上

[日]西尾维新 著
张钧尧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5 字数 144,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13-8/I·4213 定价:34.00元

目 录

第六话

火怜·蜂

005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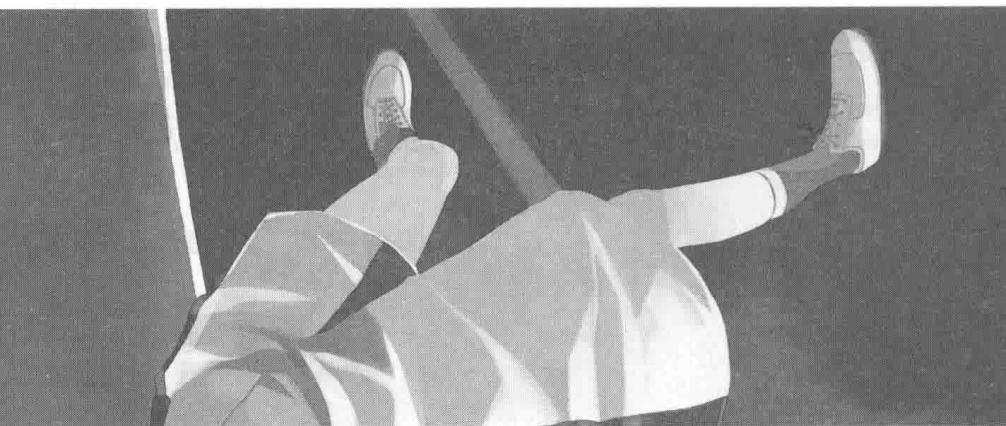
第六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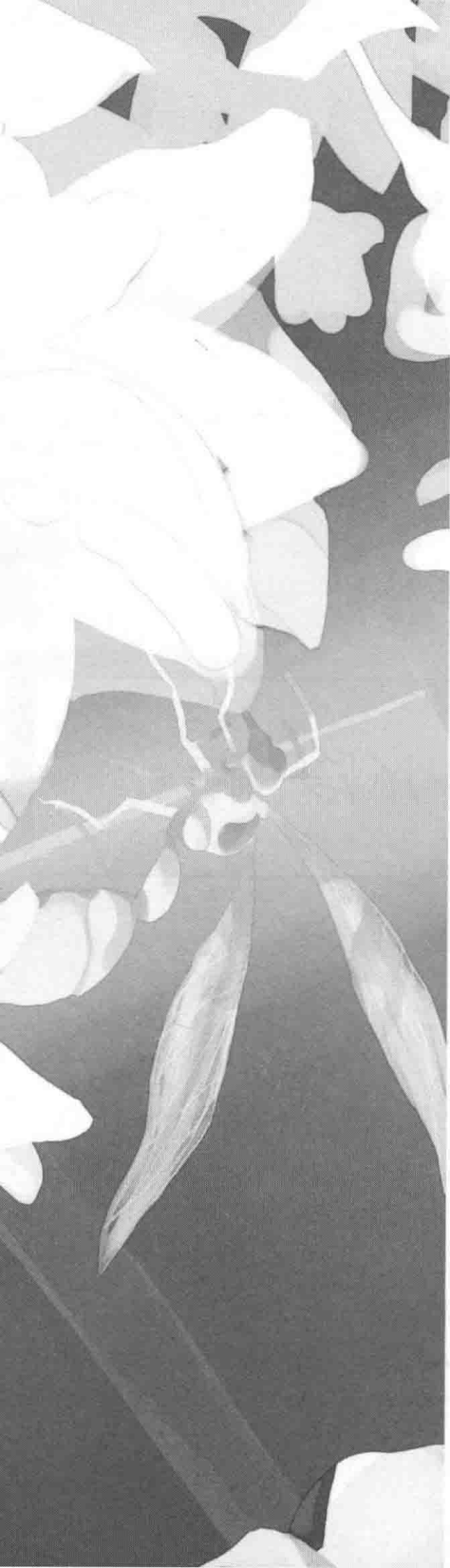
火怜·蜂

005

第六话

火怜·蜂





VOF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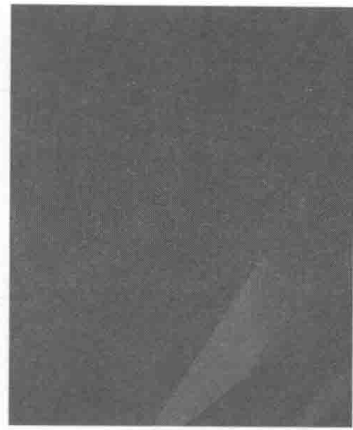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TOPPAN PRINTING CO., LTD.)
SHINICHI KONNO

FONT DIRECTION

VEIA

BOOKSBOX DESIGN



第六话

火怜·蜂



愛



加

PEACE

仁

友情

正義

愛

愛

ARARAGI

KAREN

001

阿良良木火怜与阿良良木月火。我认为这个世上，并不会有人想知道我这两个妹妹的事情，不过假设真的有这种特殊需求，我也绝对不会想积极聊她们两人的事情。只要我说出理由，相信所有人都能够认同吧。大致来说，人们大多倾向于避免对外提及自己的家务事，我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即使除去这种固有概念，她们两人——火怜与月火也很特别。如果她们不是我的妹妹，我肯定一辈子不会和她们有所牵扯，即使真的有所牵扯，我也会百分百无视于她们这种人。这几个月所经历特殊又特异的体验，令我的人际关系朝着诡异的方向有所斩获——比方说战场原黑仪，比方说八九寺真宵，比方说神原骏河，比方说千石抚子——若是我的能耐勉强足以和这些狠角色斗个平分秋色，这种能耐无疑是我那两个妹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培养而来的。

虽然这么说，不过我之所以会这么想，大概是基于我自卑、羨

慕与乖僻的心理，我必须讲明这一点才公平。和我这种过着怠惰的高中生活，并且到最后被归类为吊车尾的家伙不同，火怜与月火非常成材——不对，我直到高中也在众人眼中是个成材的家伙，所以我没必要对于还是初中生的她们感到自卑，然而即使如此，现在的我也不得不认同她们的优秀表现。在家族聚会的场合，我肯定会听到“她们应该是历引以为傲的妹妹吧”这种话，她们就是这样的妹妹。顺带一提，我没听亲戚对妹妹说过“历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哥哥吧”这种话——哎，不过这是因为我这个哥哥太不长进，所以也无可奈何。

但是我想大声疾呼。

她们虽然成绩优异，却是问题学生；她们享有声望的同时，人格却存在着缺陷。

身为哥哥的我已经是老毛病了，总是不小心把她们两人讲在一起，但她们当然拥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接下来就依照年纪顺序说明吧。

大妹。

阿良良木火怜。

就读初中三年级，六月底过完生日之后已满十五岁——和我的年龄差距暂时从四岁缩短为三岁。她的发型从小学起就几乎都是绑马尾。老实说，记得是她刚升上初中的时候吧，她曾经染过一次头发——该形容成很像动画角色的颜色吗？总之就是染成亮丽到刺眼的粉红色。虽然至今还是搞不懂她当时的心态，但她理所当然被母亲赏了耳光（我要为了母亲的名誉事先声明，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慈祥的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女儿），她的头发当天晚上就恢复成黑色（而且是用墨汁染的）。火怜的头发变成刺眼粉红色的时间，实质上只有她在卧室染发完成直到母亲回家的这几个小时，所以很遗憾，留在学校的我（当时的我念高一，处于可能会被归类为

吊车尾学生的紧要关头，却还是想要力争上游）没能亲眼目睹她的发型。虽然觉得可惜，但如果我比母亲先看到这种发型，朝火怜脸上打下去的人应该就是我了，所以这种事情很难下定论。不过在这种连染成褐发的人几乎不存在、光是把制服外套扣子打开就会被当成不良少年的偏僻乡间小镇，火怜却想以这种惊世之举迎接初中生活，这样的她拥有什么样的个性，相信应该也不用多提了。

关于外形，大致来说并不可爱。

应该形容为帅气。

要是讲得太清楚，我用来当作基准的自己身高就会泄漏出来，所以只能以模糊的方式来说明，火怜的身高比我高了一点。这里的“一点”有多高，就任凭各位自由想象了。相较于在初二就停止长高的我，火怜从初二开始不断长高，这对于彼此来说都造成难以磨灭的芥蒂，老实说尴尬得无以复加。我必须抬头看妹妹，世上有更胜于此的屈辱吗？而且火怜习武，她的姿势非常标准，所以看起来会比实际高出五公分。包含这个原因在内，她绝对不会穿裙子，说什么“看起来脚会太长”，平常总是穿着松垮垮的运动服上学。不过运动服穿在她身上也特别英挺帅气。

顺带一提，她所学习的武术是空手道。她从小就是一个运动细胞发达又活泼的家伙，但她的才华似乎最适合用在战斗方面，转眼间就取得黑带资格。我家客厅就挂着火怜身穿黑带道服摆出胜利手势的照片，这张照片实在太有阳刚味，简直看不出来她是女孩子。虽然还没到巾帼不让须眉的程度，不过她眼角上扬颇具攻击性的双眼，也将她衬托得更加中性。如果以我的朋友举例，神原或许是最相近的类型，要是把神原骏河对我的敬意抽掉，她或许就会成为火怜——慢着，这种举例实在令我头皮发麻。

再来是小妹。

阿良良木月火。

就读初中二年级，生日在四月初，换句话说现年十四岁——和姐姐火怜不同，她的发型会因为心情和时期频繁改变，同样发型不会维持三个月，反而无法令人确认她对发型是否有某些执著。直到前一阵子都是留长的直发，如今却是有层次的波波头。由于我没兴趣所以没有详细问过，但她似乎是某间发廊的常客。虽然不由得认为她怎么还是个初中生就嚣张到上发廊，但在这个时代或许就是这么回事吧。不过以月火的状况，她的问题并非外在，反而是内在。该怎么说呢，火怜表里如一，月火却是外在背叛了内在——并不是内在背叛外在，这是重点。看似内向的下垂眼角与姐姐恰好相反，娇小的身躯与姐姐恰好相反，颇具特色的温吞语气怎么看都很有女人味，但她的内在个性比火怜更具攻击性，而且易怒。火怜闹出暴力事件之后，仔细调查才发现事件的起因在于月火，这样的例子可不是只有一两次。她易怒的等级已经能以歇斯底里形容了，这种内在与她温和外表的差异，总是令周围人们不知如何是好——如果说唯一的救赎，就是她自始至终永远只会为了他人而生气。

说一段往事吧。这是月火小学二年级的事情。某天的下课时间，在操场踢足球的高年级学长，把球踢到她班上负责照料的向日葵花园，负责浇水的同班同学，向前来捡球的学长说了几句，却遭到学长恶言相向而哭了——这种事情在小学并不少见，但是月火听到这件事就迅速展开行动，转眼之间查出那个学长在哪一班，并且进攻那间教室（顺带一提，火怜也有同行），后来命名为“池田屋事件”的这场骚动（这个名称没有特别的含义，只是因为当时世间流行新撰组），直到一名高年级学生住院，该教室所有器材损毁之后才平息，而且送到病房探望的花居然是向日葵，手法非常周到。

应该说太过火了。

据说被骂哭的那名同学，后来被吓得不敢哭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恐怖往事。

她很喜欢和服，甚至把日式浴衣当成睡衣，这样的她只因为“想穿和服”这个理由，在初中加入了茶道社。原本应该会因此学习到茶道精神，但是不管怎么看，她的个性都没有修正的倾向。哎，光是吃西瓜时洒糖就会暴怒，这种性急又古怪的宗师发扬光大的茶道，或许反而会强化她歇斯底里的性格吧。^①

就像这样，明明只要有一个就棘手得应付不来的妹妹，我家居然有两个，所以不只棘手，简直到了棘脚棘背的程度。想到她们将来在社会闯下大祸时，我这种个性平凡至极的哥哥要采取何种反应，总是只会令我脑袋打结。这两个妹妹就各方面而言搭配得天衣无缝，这或许才是最麻烦的地方。

随时想闹事的大妹，随处找得到闹事藉口的小妹——使得她们被称为“梅之木二中的火炎姐妹”。

之前听千石说过，在初中女生之间，妹妹们似乎颇有名气——简称“梅之木二中”的梅之木第二中学是私立学校，明明从这里要转搭公车才能到，就读附近公立初中（我的母校）的千石，却也会听到她们在该校的传闻，证明事情绝对不简单。

虽然没有向本人确认所以可信度不高，但火怜似乎在开学第一天，就和统治这座城镇所有初中的老大单挑并且胜利，后来就在初中生之间小有名气——不，这绝对是假的。短短几行文字就出现“老大、单挑”这种在二十一世纪不可能出现的字词，所以绝对是谣言。虽然绝对是谣言，但是连这种谣言都令人信以为真，证明火怜与月火应该很有名。

梅之木二中的火炎姐妹。

阿良良木火怜在火炎姐妹担任实战，阿良良木月火在火炎姐妹担任参谋，两人就像这样，不知道该说是在拯救世人还是矫正世

① 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的轶事之一。

间，在日常生活中反复玩着这种正义使者的游戏。如果对她们讲出这种话，当然会由火怜先说：“哥哥，这不是游戏。”

接着月火会说：“哥哥，我们不是正义使者，我们就是正义。”她们肯定会有这种反应。

我大致能理解她们想表达的意思。

但身为哥哥的我可以断言，她们的所作所为不是那种善行，只是在宣泄体内充沛过度的活力。老是做这种事，总有一天会尝到苦头——我至今总是对她们如此耳提面命，但反而是我在这几个月连续尝到苦头，所以我实在是没什么立场。因为没有立场，所以说什么大概都没有说服力——哎，不过也正因如此，我可以抱着不会有人当真的轻松心情大声疾呼。

她们这对火炎姐妹的行为，果然只是正义使者的游戏。

我引以为傲的妹妹们。

你们是无可救药的虚伪之物——伪物。

002

对于这种毫无脉络可循的演变，我个人深感抱歉。但是现在的我，似乎被绑架监禁了。

这是进入暑假之后十天左右，七月二十九日发生的事情——不，感觉我似乎昏迷很久，或许已经三十日了，也可能已经过了三十一日，甚至已经进入了八月。以我右手的手表就能确认现在的日期与时间，但我双手往后绕过铁柱被捆绑，所以没办法看手表，同样也无法取出口袋里的手机。不过即使如此，我并不是无法推测时间——窗外黑漆漆的，所以至少能判断现在肯定是夜晚。只不过